

世界文学名著



汤姆叔叔的小屋

Uncle Tom's Cabin



(美) 斯陀夫人

著

李自修

译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春风文艺出版社

· 世界文学名著 ·

汤姆叔叔的小屋

Uncle Tom's Cabin



(美) 斯陀夫人 著

李自修 译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春风文艺出版社

· 沈 阳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汤姆叔叔的小屋 / (美) 斯陀夫人著; 李自修译

. — 沈阳: 春风文艺出版社, 2017. 6 (2017. 8 重印)

ISBN 978-7-5313-5264-8

I. ①汤… II. ①斯… ②李… III. ①长篇小说 — 美国 — 近代 IV. ①I71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112730号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http://www.chunfengwenyi.com>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5号 邮编: 110003

鞍山市春阳美日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选题策划: 单瑛琪

媒体联络: 刘 维

团 购: 刘静波

责任校对: 潘晓春

版式设计: 杜 江

字 数: 454千字

版 次: 2017年6月第1版

书 号: ISBN 978-7-5313-5264-8

定 价: 36.00元

责任编辑: 张玉虹 姚宏越

统筹发行: 郝庆春

印制统筹: 刘 成

封面设计: Amber Design 琥珀视觉

幅面尺寸: 145mm × 210mm

印 张: 18

印 次: 2017年8月第2次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24-23284391

如有质量问题, 请拨打电话: 024-23284384

目 录

第一章	一位善良的人	001
第二章	母亲	013
第三章	丈夫与父亲	017
第四章	汤姆叔叔的小屋之夜	024
第五章	黑奴易主的心情	038
第六章	发觉	049
第七章	母亲的奋争	060
第八章	伊丽莎出逃	076
第九章	参议员也是血肉之躯	095
第十章	黑奴起运	114
第十一章	黑奴的非分之想	126
第十二章	合法交易例选	142
第十三章	教友会村落	163
第十四章	伊万杰琳	174
第十五章	新主及其他	187
第十六章	女东家及其观点	207
第十七章	自由人的防卫	230
第十八章	奥菲丽亚的经历和观点	251
第十九章	奥菲丽亚的经历和观点（续）	272

第二十章	托普茜	297
第二十一章	肯塔基	316
第二十二章	“草必枯干——花必凋谢”	322
第二十三章	亨利克	332
第二十四章	预兆	343
第二十五章	小福音使者	351
第二十六章	死亡	358
第二十七章	“世界的末日”	375
第二十八章	团圆	385
第二十九章	没有保障的人们	403
第三十章	奴隶货栈	412
第三十一章	途中	425
第三十二章	黑暗之处	433
第三十三章	凯茜	444
第三十四章	二代混血女人的经历	453
第三十五章	念物	466
第三十六章	艾米琳和凯茜	475
第三十七章	自由	484
第三十八章	胜利	493
第三十九章	计策	506
第四十章	殉道者	519
第四十一章	少爷	528
第四十二章	真正闹鬼的传说	537
第四十三章	牧场	545
第四十四章	解放者	555
第四十五章	尾白	560

第一章 一位善良的人

二月，一个天气凛冽的傍晚，有两位绅士正坐在肯塔基州P城一间摆设考究的客厅里把酒换盏。他们身边没有仆人，彼此椅子也靠得很近，仿佛在一本正经地商量什么事情。

为了行文方便，我们到现在为止只说是两位“绅士”。不过，倘若挑剔地打量一番，其中的一位，严格说来或许还够不上绅士身份。这人矮小粗壮，五官猥琐，其貌不扬；那矫饰狂妄的做派，说明他是一个蝇营狗苟，一心想跻身于上流社会的小人。他衣饰过分讲究：俗气的花马甲，缀着黄点的刺眼蓝围巾，外加一条向人炫示夸耀的领带，刚好跟他整个派头相吻合。他粗糙肥胖的手上戴了好几枚戒指，身上佩一条沉甸甸的金表链，上面系着一串光怪陆离的惊人大图章。谈得兴浓的时候，习惯地把表链摇晃得叮当作响，流露出一副志得意满的神情。言谈话语之中，随心所欲、信口雌黄地违反莫里氏^①语法规则，还时不时夹带着各种亵渎神明的言辞。这些言辞，即使是希望我们叙述得活灵活现的想法，也不可能让我们把它们笔录下来。

他的谈话对手谢尔比先生，却有一副绅士仪表，从他住宅的布置，以及家务管理的总的情况来看，都表明他的家道小康，甚至于

① 莫里氏 (L. Murray, 1745—1826)，美国语法学家。

殷实富裕。如前所述，这两个人正在一本正经地交谈着。

“叫我看，事情就这么办吧。”谢尔比先生说。

“我可不能这样做生意，绝对不能，谢尔比先生。”另一个说，一边端起葡萄酒杯对着灯光端详着。

“说实话，黑利，汤姆不比寻常；无论怎么说，肯定都抵得上这笔钱。他踏实可靠，又有本事，我整个庄园他都管理得有条不紊。”

“你是说像黑鬼子那样可靠吧。”黑利说着，喝了一杯白兰地。

“不是这个意思，我是实话实说。汤姆是个踏实虔诚、明白事理的好奴隶。他四年前在一次野营布道会上信了教，我相信他不是假装的。从那以后，我就把所有家产托付给他，钱财也好，房子也好，马匹也好，通通交给他管，允许他在这一带地方出出进进。无论什么事，我发现他总是忠心耿耿、老实厚道。”

“有些人不相信会有虔诚的黑鬼子，谢尔比，”黑利说，一面坦率地挥了挥手，“可我相信。我上次贩到新奥尔良去的那批黑奴当中，就有这样一个家伙。听他的祈祷真跟在教友聚会上一样。那家伙不声不吭的，挺听话的样子，还给我卖了个好价钱。有个人不得不把他卖掉，我就捡了个便宜，把他出手时我赚了六百块钱。是啊，我看要是货真价实的货色，黑鬼子信教倒是好事。”

“唉，汤姆可是个货真价实的货色，再没有什么奴隶能跟他相比了，”谢尔比答道，“就说去年秋天吧，我让他一个人到辛辛那提给我做生意，回家时带回了五百块钱。‘汤姆，我信赖你，’我对他说，‘因为你是基督教徒，你绝不骗人。’汤姆自然回来了，我也知道他会回来。听说，有些不三不四的家伙曾经对他说：‘汤姆，你干吗不往加拿大跑？’‘哦，老爷相信我，我不忍心。’这事是别人告诉我的。跟汤姆分手，我心里很难过，真的。你应该让他抵偿债务的全部差额，黑利。要是你还有什么良心，你会这么办的。”

“我告你说，买卖人能够有多少良心，我就有多少良心。而且，你也清楚，也许只有用来发誓赌咒的那么一点点，” 奴贩调侃地打趣，“不过，论起朋友来，只要合情合理，我什么事都愿意干。可是这件事，你瞧，有点太叫人为难，太叫人为难啦。” 奴贩若有所思地叹了口气，又倒了些白兰地。

“那么，黑利，你想怎样成交这笔生意？” 谢尔比尴尬地沉默了一会儿说。

“难道除了汤姆，你就不能再匀上一个小子或者丫头？”

“得，我一个也匀不出来。实话实说，要不是处境艰难，我决不愿意出卖奴隶，不想失去人手，这是实情。”

这时门开了，一个二代混血小男孩^①，四五岁的样子，走进餐厅。小男孩长得分外清秀，招人喜爱。一头黑发，像毛茸茸的丝一般纤细发亮，打着卷儿，贴在长着酒窝的圆脸蛋儿上。那双又黑又大的眼睛，柔和而炯炯有神，从浓浓的长睫毛下，向厅里好奇地张望着。一袭红黄格子花呢的鲜艳罩衣，精心缝制得十分可身，更加烘托出孩子黧黑的漂亮风采；一副颇为自信的滑稽神情，夹杂着胆怯羞怯，说明孩子对主人的宠爱和眷顾已经习惯。

“嗨，吉姆·克娄^②！” 谢尔比先生说着吹了一声口哨，丢给他一把葡萄干，“捡起来吧！”

孩子使尽力气，一蹦三跳地朝奖赏奔去，主人这时也哈哈大笑起来。

“过来，吉姆·克娄！” 主人说道。孩子走过来，主人拍拍他那鬃毛脑袋，又抚摸了他的下巴一下。

① 英文 mulatto 指二分之一黑人血统的混血儿；quadroon 指四分之一黑人血统的混血儿。此处原文为后者，姑译“二代混血”。

② 吉姆·克娄 (Jim Crow)，原系对黑人的蔑称，这里是戏称。

“来，吉姆，给这位先生显显本事，唱唱歌、跳跳舞。”于是，孩子唱起了一支在黑人当中流行的粗犷而又怪异的歌曲，声音清晰洪亮，随着歌声，手脚和整个身子也做出了许多滑稽可笑的动作，但都同音乐旋律完全合拍。

“太棒了！”黑利说，同时把半个橘子扔给他。

“来，吉姆，学学得风湿病的卡德乔大伯走路。”主人说。

转眼之间，孩子灵活的手脚似乎残废得变了形。他驼起脊背，手里拄着主人的手杖，蹒跚在屋里走着，孩子气的脸上满布皱纹，一副发愁的神色，并且学着老人的样子，左一口右一口地吐痰。

两位绅士都哈哈大笑起来。

“来，吉姆，”主人又说，“让我们看看老罗宾斯是怎样领唱赞美诗来着。”孩子把丰满的脸庞拉得老长老长，煞有介事地开始用鼻子哼出一首赞美诗的曲调。

“好！太棒了！多棒的小后生！”黑利说，“我承认，这后生是个好货色。跟你说，”他说着说着，用手猛地拍了下谢尔比先生的肩膀，“搭上这后生，我就了结这桩买卖——一定了结。得了吧，这可再公道不过啦。”

就在这当儿，门轻轻地推开了，一个二代混血的年轻女人，年纪在二十五岁上下，走进屋里。

只需从孩子到女人打量一眼，就能断定她是孩子的母亲。那丰润的黑色圆眼睛，配着长长的睫毛，那丝一般的黑色鬈发，都同孩子的一模一样。棕黄的肤色在她的脸颊上消退了，泛起了一片可以觉察得到的红晕。当她看到那个陌生男人在直勾勾地望着她，狗胆包天地露出毫不掩饰的遐想时，红晕变成了一片绯红。她的衣裙极为整洁合身，益发衬托出她身材的窈窕丽质。纵使是她纤细娇美的酥手，以及她腴瘦合度的玉足和脚踝等外部的细枝末节，也逃脱不

了那个奴贩机敏猴精的眼睛。他可谓深通此道，抬眼望去，就能把一个姣美女奴的方方面面一览无余，尽收眼底。

“什么事，伊丽莎？”主人问道。她停下脚步，犹豫不决地望着主人。

“对不起，老爷，我找哈利。”孩子一个箭步，蹿到她跟前，拿出罩衣边沿里兜着的战利品让她看。

“好，那么把他带走吧。”谢尔比先生说。她于是怀里抱着孩子，急急忙忙退出屋去。

“老天哪！”奴贩馋涎欲滴，转身冲着谢尔比说，“真是件好货色！这丫头要在新奥尔良，你随时都可以发一笔财。我平生见过的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丫头，少说也得干把个，可没有一个比这个漂亮。”

“我可不想拿她来发财。”谢尔比先生口气冷淡。他想转变话题，便打开一瓶新鲜葡萄酒，问黑利好喝不好喝。

“棒极了，先生，头等货！”奴贩说，然后转过身来，亲昵地拍了拍谢尔比的肩膀，补充道，“哎，这丫头你打算怎么卖？我出什么价？你要什么价？”

“黑利先生，她不出卖，”谢尔比先生说，“你就是拿出等身的黄金，我太太也不愿跟她分手。”

“啧啧、啧啧！娘儿们家总是这样唠叨，她们压根儿算不过账来。要是叫她们知道，等身的金子能买多少手表、衣服、首饰，我看，情况就不一样啦。”

“我跟你讲，黑利，这件事从此不要再提，我说不卖就不卖。”谢尔比毫不动摇。

“那么，你总得给我饶上那个小后生吧，”奴贩说，“你一定看得出来，我对他可够大方的了。”

“你要个孩子顶什么用？”谢尔比说。

“我有个朋友打算做这行当生意——想买进漂亮的小后生，养大了到市场上去卖。这可是地地道道的高档货——卖给买得起漂亮后生的有钱人，当个听差什么的。那些大户人家有个真正漂亮的后生开门、听差，照应照应，有多体面！他们能卖一大笔钱，这个会唱歌的小鬼头，是个多么滑稽的小东西，正是件好货色。”

“我可不愿卖掉他，”谢尔比先生若有所思，“说实话，先生，我生性慈善，不愿意把孩子从他妈妈手里夺走，先生。”

“哦，你不愿意——老天，是啊——是这么档子事。这我全懂。有时候，跟娘儿们打交道，叫人心里窝火，又吵又嚷的，我啥时候都受不了。她们特别让人不舒心，可我干起买卖来，总是躲开她们，先生。噢，你把那女人支开一天或一个礼拜左右怎么样？那时候，事情就神不知鬼不觉地办利索啦——她回来时，一切都过去啦。你太太可以给她买副耳环，买件新的长外衣，或者买些小首饰，算作补偿。”

“我看不行。”

“上帝保佑你，是不行！这些黑鬼不像白人，这你清楚。事情办得不对头，他们多会儿也忘不掉。人们说，”黑利说着装出一副坦然直率而又推心置腹的样子，“这种买卖会让人心肠变硬，可我压根儿不这样看。说实在的，我从来不按有些人干买卖的样子办。我见他们从女人怀里夺走孩子，把孩子卖掉，女人却一个劲儿地又喊又叫，简直像疯了似的。这办法不好。这会把货物弄坏，有时还会叫孩子们没法听差。有一次，在新奥尔良，我就见过一个顶顶漂亮的丫头就这么给毁了。买她的那家伙不想买她的孩子，可她生起气来，简直让你难以招架。告你说，那女人怀里紧抱着孩子，嘟嘟囔囔，真叫人害怕。一想起这件事，我心里就有点发怵。他们抢走了

孩子，把她关起来，她还疯疯癫癫，唠叨个没完，不出一个礼拜就死啦。一千块钱算白搭了，先生，只是由于缺少手段——情况就是这样。发发慈悲总是上帝，先生，这是我自个儿的经验。”说着，奴贩向后靠在椅子上，叉起两只胳膊，露出一副决心积德的神情，俨然自诩为威尔伯福斯^①第二。

看来，这个话题引起了黑利的浓厚兴趣，在谢尔比先生若有所思剥着橘子的时候，他仿佛迫于真理力量的使然，却又带着恰到好处的踌躇说了起来。

“一个人夸奖自个儿，看起来不太合适，不过，我这样说又恰恰是实情。我看，在人们买进的黑鬼当中，我买的那一群群黑鬼，算是顶呱呱的——起码人们是这么对我说的。要说我曾经干得漂漂亮亮的，那么屈指算来，这种情况就有上百次——个个情况都很好——膘肥、体面，赔本的事跟干这一行的买卖人一样，很少很少。我把它算在我善用手段的账上，先生。我告你说，先生，慈悲是我经营手段的顶梁柱。”

谢尔比先生一时语塞，只是说：“居然如此！”

“这会儿，人们笑话我的想法，先生，人们责备过我，先生。这些想法不时兴，也不寻常，可是我信守这些想法，先生，我按这些想法去办。这些想法让我发了大财，是这样，先生。我可以说，这些想法叫我一路顺风。”奴贩为自己的打趣大笑起来。

对慈悲的这些解释里，透着泼辣辣的新意，谢尔比先生不禁同黑利一起放声大笑。亲爱的看官，你也许会笑出声来。然而在现今世道上，慈悲以形形色色的奇怪形式表现出来，而慈悲人士的所言所行，就更罄竹难书。

^① 威尔伯福斯（Wilberforce，1759—1833），英国政治家兼社会改革家，在英帝国废除奴隶贸易（1807年）和奴隶制度（1833年）中，做出了不小的贡献。

谢尔比先生的笑声为奴贩接着说下去增添了勇气。

“嗨，说来也怪，人们的脑袋里，根本听不进这个去。喏，在纳切兹^①，我有个老搭档汤姆·娄克。他可是个精明的家伙。这没错儿，只是对待黑鬼活像个魔鬼——从原则上说是这样，明白吗？因为，好心肠的人从来不砸别人的饭碗。这是他的处事方式，先生。以前我都不断劝汤姆。‘哎，汤姆，’我时常说，‘你的黑丫头片子要是动了气，哭叫起来，打她们的脑袋，给她们皮捶，又有什么用呢？这太荒唐啦！’我说，‘什么好处也没有。哎呀，就是她们哭叫，我看也没什么坏处，’我说，‘哭是天性，’我说，‘而且，天性不从这里发泄，就会从其他地方发泄出来。再者说啦，汤姆，’我说，‘你这么干会毁了你的丫头，她们会生病闹灾、垂头丧气，有时还会变得丑陋难看——特别是那些胆小的丫头。这都是你那魔鬼脾气跟拳打脚踢弄的。得啦，’我说，‘你干吗不哄着她们点，夸夸她们呢？听我的话，汤姆，捎带着发点慈悲比起打骂来管用多了。这样做好处更多，’我说，‘别不信我说的话。’可是，汤姆硬是学不会这种诀窍，给我毁了好些丫头。所以，我不得不跟他散伙，虽说他心肠不错，是个干买卖的好手。”

“那么，你是不是觉得你生意经营得比汤姆好？”

“啧，当然啦，先生，可以这样说。你瞧，但只做得到，我总是略微注意一下出手小孩子等这类不愉快的事情——把丫头们带走——这叫眼不见心不乱。等事情办利落，又有补救办法时，她们自然就习惯了。你明白，这可跟白人不一样。白人长大成人后，人们希望他们扶养妻子儿女什么的。可规规矩矩抚养大的黑鬼子呢，你也清楚，什么希望都没有。所以说，这类事情办起来并不费事。”

① 纳切兹（Natchez），密西西比河下游的一个港口。

“那么，恐怕我的黑奴不是规规矩矩扶养成人的。”谢尔比先生说。

“我看也不是，你们肯塔基州的人把黑鬼惯坏了。你们用意是为他们好，可到头来，这并不是真正的仁慈。你明白，一个注定在世上挨打流浪的黑鬼，要是卖给汤姆，或者迪克，或者不论是谁的话，教给他那些想法和希望，根本不是什么仁慈，因为，后来的煎熬跟流浪，他更受不了。我大胆说一句，要是换个地方，你那些黑鬼子肯定会耷拉下脑袋的。可你种植园里的黑鬼子反而会拼命似的又唱又叫。你明白，谢尔比先生，自然人人都觉得自己的办法好，我也觉得自己是按照黑鬼子的身价来对待他们的。”

“能感到满意是再好不过了。”谢尔比先生稍微耸耸肩膀，看得出来，神情之中一副颇不以为然的样子。

“那么，”两人一声不吭，剥了半天干果之后黑利说，“你说怎么办？”

“这件事容我考虑考虑，再跟我太太商量一下，”谢尔比先生说，“同时哪，黑利，如果这件事像你所说的那样，悄悄进行的话，那最好别让邻近的人知道，不然会传到男奴耳朵里去。他们一旦知道了，那你甭好，从我这里买走奴隶的买卖就不会悄悄办成了。”

“哦，不会，绝对不会，哼！自然不让人知道。不过，我告诉你，我可着急着哪，想尽快知道能办到什么程度。”他说着站起身来，披上大衣。

“那今晚六七点钟你来一趟，我给你个答复。”谢尔比先生说。接着奴贩点了点头，走出大厅。

“我真想一脚把这个无耻而自信的家伙踢到台阶下面去，”谢尔比见厅门严严实关上后自言自语地说，“可是，他知道他占了我多少上风。不然的话，要是有人对我说，应该把汤姆卖到南方一个下流奴

贩手里，我就会说：难道你的仆人是应该做这种事情的狗吗？然而现在，就我所知，事情非如此不可了。伊丽莎的儿子也得这么办。我明白，这件事得跟妻子争执一番，就是汤姆的事，她也会不依不饶的。欠了债，没想到会落个这样的下场，咳！黑利这家伙又瞄准了机会，居然想落井下石哩。”

在肯塔基州，也许能够见到最温和的奴隶制度形式。在那里，缓慢、静谧的农业耕作占据优势，不像它南边各地区的农事那样，需要周而复始的紧张忙碌，这使黑人的劳作更趋合理，也更有益于健康。同时，主人们也满足于一种更加缓慢的聚财方式，由于除了孤苦无助、毫无保障者的利益之外，别无更重要的考虑，他们不会受到诱惑，使自己变得心肠毒辣，而这些诱惑往往在看到转瞬之间能够突然牟利时，战胜了人类脆弱的天性。

凡是到那里的某些庄园造访的人，目睹了主人太太善意的纵容，以及奴隶深情的忠心耿耿之后，都会不由自主地梦想起宗法社会，梦想起常常用寓言讲述这种社会的诗一般的传奇。然而，在这种景象上空，却笼罩着一团不祥的阴影——法律的阴影。而只要法律把这些生灵——热血沸腾、情感奔涌的生灵——视为隶属于主人的诸多事物，只要善良至上的主人破产、不幸、鲁莽或者死亡，可以随时让他们改变生活，变仁慈的庇护和宽容为无望的痛苦和劳顿，那么，即使在管理得井井有条的奴隶制度下，也不会有美好或者值得企盼的生活。

谢尔比先生是个十分普通的人。他心地善良，和蔼可亲，对周围的人平易而宽容，庄园上的黑人在物质上，也从来不缺少什么东西。不过，他大手大脚地做过投机生意，结果蚀本甚巨，为数很多的票据落到黑利手里。这条不大的消息，可以解释为什么会有前面所述的那场谈话。

然而，事有凑巧，伊丽莎朝门口走来时，听到了谈话，知道奴贩正向她主人出价买什么人。

出来以后，她很想在门口停下来听听，可是，那时太太正在呼唤她，于是只好匆匆离去。

不过，她仍然认为自己听到奴贩出价买她的儿子——难道她听错了？她的心提到了嗓子眼儿，怦怦直跳，下意识之中抱紧了孩子，小家伙诧异地盯着她的脸。

“伊丽莎，你这个丫头，今天哪里不舒服？”太太问。这时，伊丽莎弄洒了洗手罐，碰翻了工作台，最后又没有遵照太太的吩咐，从衣柜里拿出那件丝织衣服，偏偏心不在焉地把一件长睡衣递给太太。

伊丽莎吃了一惊。“哦，太太！”她一边说，一边抬起眼睛，接着落起泪来，坐在一把椅子上抽泣起来。

“伊丽莎，孩子，怎么不舒服？”太太说。

“噢！太太，太太，”伊丽莎说，“客厅里有个贩卖奴隶的跟老爷说话哩。我听到他说话来着。”

“唉，傻孩子，就算有又怎么样？”

“哦，太太，你看老爷会把我的哈利卖了吗？”可怜的伊丽莎瘫倒在椅子上，抽泣着。

“把他卖掉！不会的，你这个傻丫头！你知道老爷从来不跟那些南方贩奴隶的打交道，只要奴仆们乖乖的，也从来不打算卖掉什么人。唉，你这个傻孩子，你看有谁愿意买哈利？你当是人人都像你那样，一心扑在他身上呀，你这个傻瓜？算啦，别难过啦，把我的衣服扣扣起来。按着你那天学的漂亮样子，把我后边的头发编起来。可别在门口听人说话啦。”

“好的，不过，太太，你多咱也不会同意——卖——卖——”

“瞎说，孩子，我当然不会。你干吗这样说话？要是那样，我会把我的一个孩子也卖掉。再说，伊丽莎，你也太娇惯那小家伙了，真的。只要有人到家里来，你就认为人家肯定是来买哈利的。”

听到太太自信的口吻，伊丽莎一块石头落了地，开始干净利落地给太太梳头。一边梳头，一边还为自己的担心感到好笑。

谢尔比太太是个高贵的女人，办事既富理智又具道德情操。人们往往认为，肯塔基女人的特点在于心灵上的那种天然高贵和宽宏，而除此之外，谢尔比太太还具有高尚的道德宗教情感和特征，并且干练地、精力充沛地身体力行，付诸实现。她丈夫虽然没有表白自己有什么宗教品格，对她的见解却似乎有些敬畏。自然，对于妻子为了仆人的舒适、教育和上进所做的种种善行，也丝毫不去约束，但自己却从不在这些事务上起决定性的作用。事实上，如果说对于圣徒多行好事所起作用的信条，他并不真正相信的话，那么，无形之中，他的确认为，妻子的虔诚和仁爱足够他们夫妇两人受用，从而隐隐约约地期盼着，通过妻子的丰裕德行升入天堂，而自己却并不特别认为具有这些德行。

跟奴贩谈话以后，可以想见，他心头最沉重的负荷，在于必须向妻子透露拟议中的安排，在于必然会遇到的纠缠和反对，而他也相信肯定会出现这种情况的。

对于丈夫的尴尬处境，谢尔比太太一无所知，而只了解他那大度仁慈的脾性。因此，面对伊丽莎的疑团，从心底里说，她一点都不信。实际上，这件事她没再往深一层琢磨，就放在一边了；而且，由于忙着准备晚上出门拜客，这件事在她脑海里已经完全置之度外。